

卷之四

紅樓夢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姐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讀詩書者至李守中繼續以來便謂女子無才便為德故生了便不十分認真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讀讀認得幾個字罷了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了卻以紡績女紅

爲要因取名爲李統字宮裁因此這李統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不問不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居于此自有這幾個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餘者也就無用慮及了如今且說買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了頭

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兇身主僕已皆逃走無踪跡了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拿兇犯以扶善良存歿感激天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等事打死了人竟白白走了拿不來的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兇犯家屬拿來拷問只見案傍立着一個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籤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此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一時想不起來門子笑道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得當年胡蘆廟裡之事麼雨村

大驚方憶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裡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耐不得寺院淒涼景况遂趁年紀尚輕蓄了髮充當門子雨村那裡料得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因令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此係私室但坐何妨這門子方告了坐斜箸着坐了雨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這門子道老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支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爲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鬱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

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云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雨村尙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忙具衣冠出去接迎有頓飯工夫方回來問這門子門子道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

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冤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我知
道並這拐賣的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死的乃是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守着些薄產度口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甚好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設竟不近男色也不再取第二個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待三日後方進門誰知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而逃誰知又走不脫兩家

拿住打了個半死都不肯收銀各要領人那薛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去三日竟死了這薛公子原早擇下日子要上京去的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如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非爲此而逃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且別說老爺可知道這被賣之丫頭爲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兩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他自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拐的是幼女養至十一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

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出脫得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他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瘡從胎裡帶來的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還債故賣的我哄他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因拐子醉了英蓮自嘆說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纔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了鬢相看况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里頗過得素性又最厭

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畧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家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八稱他歎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尙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這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歎雨村聽了亦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爲

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這正爲
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
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
成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
力此薛蟠卽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人情將此案
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
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
法是寔不忍爲的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如
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
趨吉避兇者爲君子依老爺這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

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雨村低了頭半日方說道依你怎麼樣
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
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兇犯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
不依自然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
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
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
來看老爺只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今狹路
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而死其
禍皆由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餘不畧及等語小人
暗中囑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

疑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了馮家作
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有了銀子
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
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也罷了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
勾取一千有名八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
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
決雨村便循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
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忙修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
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寄去此事
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子所爲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

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
遠遠的充發了纔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
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
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
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
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
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幾個字終日惟有聞雞走馬遊山玩景
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
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
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

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爲念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爲母親分憂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採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爲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爲才人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

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部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只爲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起身不想偏遇了那拐子買了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托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等竟自起身長行去了八命官司他却視爲兒戲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母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

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借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年來
没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人去打
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借們這進京去原是先
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處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
是寬廠的借們且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
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借們這回
子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舅雖
陞了去還有你姨爹家况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每帶
信稍書接借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的
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借們且忙忙的收拾房子豈不使人見

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舅姨母住着未免拘緊了你
如各住好任意施爲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
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却要厮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子去投
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
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而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
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
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
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
帶了人接出大廳來將薛姨娘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見
悲喜交集自不必說叙了一番契濶又引着拜見賈母將人情

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庶務在外住着恐又要生事僭們東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閒着叫人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留住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在外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槩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愿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

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樂意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住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紈袴氣習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無所

紅樓夢
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三則現在房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事爲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看棋而已况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這些子弟們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日後何如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回終

紅樓夢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畧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而迎春惜春探春三個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謂黛玉所不及而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日無下塵故深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與寶

釵頭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所稟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如今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坐卧故畧比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爲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回轉來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是寧榮二府眷屬家宴並無別樣新

文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道我們這裡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親向寶玉的奶娘丫鬢等道嬾嬾姐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生得纓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看見是一幅畫貼在上面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幅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卽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舖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嫵嫵說道那裡有個叔叔往姪兒媳婦房裡睡覺的禮秦氏笑道噯喲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麼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寶玉道我怎麼沒有見過他你帶他來我瞧瞧衆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裡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寶玉便覺得眼餒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

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對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趙着飛燕立著舞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卧的寶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道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的說着親自展開了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於是衆奶姆伏侍寶玉卧好了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秋紋晴雯麝月四個了鬢爲伴秦氏便分付小丫鬟們好生在簷下看着貓兒打架那寶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

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
玉砌綠樹清溪真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
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愿意强
如天天被父母先生打去忽胡思之間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女兒的聲氣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麗人
來蹣跚袅娜與凡人不同有賦爲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
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

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盼纖腰之
楚楚兮風迴雪舞耀珠翠之輝煌兮鴨綠鵝黃出沒花間
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
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
之華服兮烟爍文章愛彼之容貌兮香培玉篆美彼之態度
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蕙披霜其靜
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
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寔愧王嬙竒矣哉生于孰地來
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瀛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進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日與尔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可試隨我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大字兩邊一幅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幅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

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
此中各司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尔
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四警幻
便看這司的匾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寶玉喜不
能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寫着對聯道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爲誰妍

寶玉看了便知感歎進入門中只見有十數箇大櫥皆用封條
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有各省字樣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
封條看只見那邊櫥上封條太書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
何爲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卽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

故爲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如
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警幻微笑道真
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兩邊二櫥則又次之餘者
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再看下首一櫥上寫着金陵十
二釵副冊又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
將又副冊櫥門開了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這首頁上
畫的旣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滿紙烏雲濁霧而
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爲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多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

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幾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温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箇去開了副冊櫥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前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着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詩道

可歎停機德

誰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弓上掛着一香櫟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辯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怎及初春景

虎兔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爲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著一塊美玉落在泥污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掉陷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支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水水好空相妒 枉與他人作笑談

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孽開端寔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洩滿天機便掩了卷冊笑同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

悶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

但見朱簾綉幙畫棟雕簷說不盡的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

窻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芳芬直個好所在又聽警幻笑

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言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

來皆是荷袂蹁躑羽衣飄舞嬌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

都怨誘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姐曾說

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久待何故反

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

退不能未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向眾姊妹

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後寧府經

過偶遇榮寧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性情怪謫雖聰明靈慧畧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可望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尙未覺悟故引彼再到此處令其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未可知也說畢携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聞何物寶玉遂不往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所無爾何能知

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爲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

刻有小鬟來調桌安椅擺設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
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此饌之盛寶玉因此酒香列異常又
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
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爲萬艷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
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調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
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
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
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調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
偶成一曲即可譜人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亦
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曲反成嚼蠟矣說畢回
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過來一而目
視其文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誰爲情種都只爲風月情濃奈何
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那這悲金悼玉
的紅樓夢

終身悞都道金玉良緣掩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
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
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狂凝眉〕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
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一個枉
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
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却說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聲韻凄婉竟
能鎖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委也不究其來歷就暫以此釋
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
悠悠芳魂鎖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
兒命已入黃泉天倫何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
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
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畧縈心上好一
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
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
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
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俗厭却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

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孤負了紅粉朱樓春色
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愿好一似無瑕白玉遭
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宦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
蕩貪還構覷著那候門艷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
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只韶華打滅
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天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
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
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坟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

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
喚婆婆上結著長生菓

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前生心已碎
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
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
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娘親積得陰功
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逃

再休提綉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祆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盡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頽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飛鳥各投林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徼倖看破的道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

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

歌畢還又歌副歌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歎痴兒竟尙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綉閣烟霞皆彼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爲解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卽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旣悅其色復戀

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
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
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紀尚幼不知淫爲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
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
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
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爲意淫
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
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爲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
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今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
君獨爲我閨閣增光而見棄于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

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許配
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畧此仙閨幻境之風光
尙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
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
寶玉入房中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
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繆繆軟語温存
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然至一個所
在但見荆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
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
頭要緊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卽迷津也深有

萬丈遙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舵
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
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
聽迷津內响如雷聲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得
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眾了鬢
忙上來攙住叫寶玉不怕我們在這裡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
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貓兒狗兒打架忽聞寶玉在夢中喚他
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從無人知道他如何知得在
夢中叫出來正在不解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回終

紅樓夢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在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
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眾人忙端上桂圓湯
來喝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
大腿處只覺冰冷一片粘濕慌的忙退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
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
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
察了一半不覺羞得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了衣
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過晚飯過這邊來襲人趁眾奶娘了

鬟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襲人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那些醜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自知係賈母將他與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爲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了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襲人侍寶玉越發盡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一宅中合筭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二三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

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件人寫起方妙却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到還是個頭緒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取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

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管着狗兒遂將岳母
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
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養活豈不
愿意遂一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
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
悶酒在家閒尋氣恼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乃勸
道姑爺你別嗔着我多嘴借們村庄人家那一個不是老老誠
誠守着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托着那老的福
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
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借們雖離城住着

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皆是錢只可惜没人會去拿
罷了在家跳踢也沒用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坑頭上坐着
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打劫去呢也
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錢會自己跑到借們
家裡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
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
們未必來禮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到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
天借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
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
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

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僧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僧們的腰還壯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說得是你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去通報去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說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看劉老老道噯喲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來我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得的了你又是個男人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頭賣脚去倒還是捨了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逛去便

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寧榮街來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担担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蹲在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裏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採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脚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裡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了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老老道那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從這邊遶到後

街門上我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携着板兒進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的物件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厮鬧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位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至一院墻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忙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問了個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呀你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裡坐劉老

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裡還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了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徇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個正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却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

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裡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內姪女兒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老老聽了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兒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

周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裡話來俗語說的自己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兒那裡費了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了頭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沒有小了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嘻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跳得美人一般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說着小了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空兒借們先等着去了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透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在那裡畧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了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奔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

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了頭打起了猩紅氈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辯是何氣味身子便似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點頭啞嘴念佛而已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間屋裡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挿金戴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個是有體面的了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們倒

了茶來吃了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响聲大有似乎打羅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着掛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鉈般一物却不住的亂晃劉老老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東西有煞用呢正默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唬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於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說劉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着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悉索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

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劉老老一把掌打了開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着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蹭到這邊屋內只見門外銅鈎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條羶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心線閃緞大坐褥傍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那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洒花秋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

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手內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地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口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已是在地下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攬着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甚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

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你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

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要緊的你就帶進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奶陪着便一樣的多謝費心想着白來逛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老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是來稍稍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惜分周瑞家的說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遮眼色與劉老老劉老老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爲何來只得忍恥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的只是大

遠的奔了你老這裡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裡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道劉老老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脚响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夭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老老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嬪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嬪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去略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道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着在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嬪子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

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嬪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裡也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東西纔罷一見了就要想拿去賈蓉笑道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鑰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肩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廳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地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方慢慢退

去這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爲別的只因他爹娘在家裡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裡怎麼教你的打發僭們來作煞事的只顧吃菓子呢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必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東邊屋裡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了太太說

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是當年他們的祖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却也從沒空過的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麼話說叫二奶奶裁奪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間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嚮唇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是有的况我接着管事都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一則外面看着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

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哩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採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

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樣姪兒來了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不受過來那裡還說上話兒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刻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與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未知劉老老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回終

紅樓夢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寧國府寶玉會秦鍾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老老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鬢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鬢金釧兒和那一個纔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來回因向內掬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寶釵家常打扮頭上只挽着鬢兒坐在炕裡邊伏在小炕几上同

了鬢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裡來寶釵便放下筆轉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真醫治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笑道再不要提起爲這病根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藥花了多少錢超總不見一點效驗後來還虧了一個禿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病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般熱毒幸而我先天

結壯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麼海上方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著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實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真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槩都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心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笑道噯啣這樣說來這就得

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樣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必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本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

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種東西你帶了去罷說著便叫香菱簾櫳响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子頭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支昨兒我想起來白放著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二支下

剩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著給寶了頭戴也罷了又想著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寶了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著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裡晒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了頭子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爲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了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著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偕們的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釧兒笑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

那處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爲歎息感傷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著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抱厦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了頭兒都在抱厦內聽呼喚默坐迎春了環司棋與探春的了環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著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著也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了鬟們收了周

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
了鬢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裡來只
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兩個一處頑笑見周瑞家
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
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
子去可巧兒又送了花來若剃了頭却把這花戴在那裡說着
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鬢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
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刺那裡去了智能道我們
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
這裡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

有智能道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
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著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
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
想就是爲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
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窻下越過西花墻出西角門進入
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興兒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
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周瑞家的會
意忙的躡手躡腳的往東邊房裡來只見奶子拍着大姐兒睡
覺呢周瑞家的悄悄問奶子姐兒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
頭兒正問著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却有賈璉的聲音接著房門

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昏水進去平兒便進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來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拿出兩支來先叫彩明來吩咐他並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兒打扮著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

裡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生來了個劉老老我自己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完呢你這會子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著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因前兒多吃了幾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我送這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說便回去

了還說媽好反快來周瑞家道的道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得這樣的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裡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便說什麼花拿來與我看一面便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的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

裡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裡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吃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裡回來也着了些涼改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燈時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僭們送他的趁着他

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鳳姐又
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
人道你瞧誰閒着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又道
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有沒有什麼事王夫
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
便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
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執迎探
等姊妹們亦各定省畢各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
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
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

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侍妾丫鬟等接出
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寶玉同入
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拿什
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幾
個媳婦們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
了二奶奶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
不在家麼尤氏道今日出城請老爺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
悶的坐在這裡何不出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寶叔
要見我兄弟今兒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寶叔何不去瞧一瞧
寶玉卽下炕要走尤氏便吩咐人小心跟着別委曲着他倒比

不得跟着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小爺來我也見見難道我是見不得他的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借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跌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不象你這潑辣貨形像倒要被你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就罷竟叫快領去賈蓉道他生得腩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嬪子見了沒得生氣鳳姐碎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道我不敢強就帶他來一會兒果然帶了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腩腆含糊

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鍾早有鳳姐跟的丫鬟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鏢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獸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子可恨我爲什

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裏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啻遭我塗毒了秦鍾自見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艷婢嬌童果然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什麼書秦鍾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問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裡間

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菓酒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採他他雖腴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間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言業師於去歲辭館家父年紀老了賤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尙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

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耽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在我們這做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裡又有事忙不便爲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實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

得朋友之樂豈不美事實玉道放心放心偕們回來先告訴你姊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今日你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稟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筭張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了晚飯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得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

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以後不要派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眾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口早燈火輝煌

眾小廝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眾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細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裡有賈蓉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

豈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僭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還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裡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非笑話僭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了眾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番網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狗鷄戲爬灰的爬灰養小叔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僭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象小廝見他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唬得魂飛魄喪便把

他細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聽得都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是什麼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胡噀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了太太仔細搥你不搥你嚇得寶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些話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僭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家學裡說明了請了秦鍾家學裡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回終

紅樓夢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衆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秦鍾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實稱贊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帮着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哩說得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尤氏來請逐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而罷却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

中覺竟欲還去看戲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又恐遇他父親更爲不安寧可遠遠路而去當下衆嫵嫵了嬾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嫵嫵了嬾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繞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趕上來笑着一個抱住腰一個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勞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嫵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

爺在愛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回說一回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各喚吳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寶玉趕來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帖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

閒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屋中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環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了他抱入懷中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裡比這裡暖和你那裡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下炕來至裡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紬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髻兒蜜合色

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卽令鶯兒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媽安又問別的姊妹們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纓緜緜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

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五色酥花絞纏護看官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石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新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體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

恐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狽蠢大之物為謗

通

靈

寶

玉

正

面



通

靈

寶

反

面

式除邪祟

式療冤疾

式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先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裡念道莫失莫忘仙壽
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裡發
歎作甚麼鶯兒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項圈
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
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
字寶玉央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
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鑿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
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袄
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將出來寶玉忙托着鎖
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識亦曾按

式畫下形相

金鎖正面



金鎖反面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
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
須鑿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
寶玉從那里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香氣不知

是何氣味遂問姐姐燻的是何香我竟從未聞過這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說是了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冷香丸這樣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丸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一見寶玉便笑道哎哟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太

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子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嬈嬈因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裡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嬈嬈那裡擺茶菓呢我叫丫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嬈嬈出去命小廝們都散了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邊府裡珍大嫂子的鵝掌鴨信薛姨媽連忙把自己糟的取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就酒方好薛姨

媽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嬭嬭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吃一杯李媽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日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你一口酒吃葵送得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裡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去也吃杯糖搪寒氣那李嬭嬭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吃酒去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豕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管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了嬭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鵲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

嘻嘻的笑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卑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裡倘或在別人家豈不要惱的難道看得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爬爬兒的從家里送個手爐來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些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嬭嬭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姊妹們說論笑笑的那裡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嬭嬭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隄防着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

大不悅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忙說掃了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悄推寶玉使他賭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囁說別理那老貨們只管樂僭們的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爲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嬭嬭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我這話算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

道真真這個顰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裡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嬖嬖因吩咐小了頭你們在這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田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兒多吃了說着便家去了這裡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嬖嬖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個小了頭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鷄皮湯寶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醞醞的吃了几碗茶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偕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了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畧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猩毡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與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

櫻扶起顛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一會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丫頭們跟着也設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婦女跟着送了他兄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尙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日同房中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眾人李奶子怎麼不見眾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寶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

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罷寶玉方纔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生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呢寶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携着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得這樣好法明兒也替我寫個匾寶

玉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吃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环大嫂子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你可曾見麼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纔吃了飯就攔在那里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出色的這會子怎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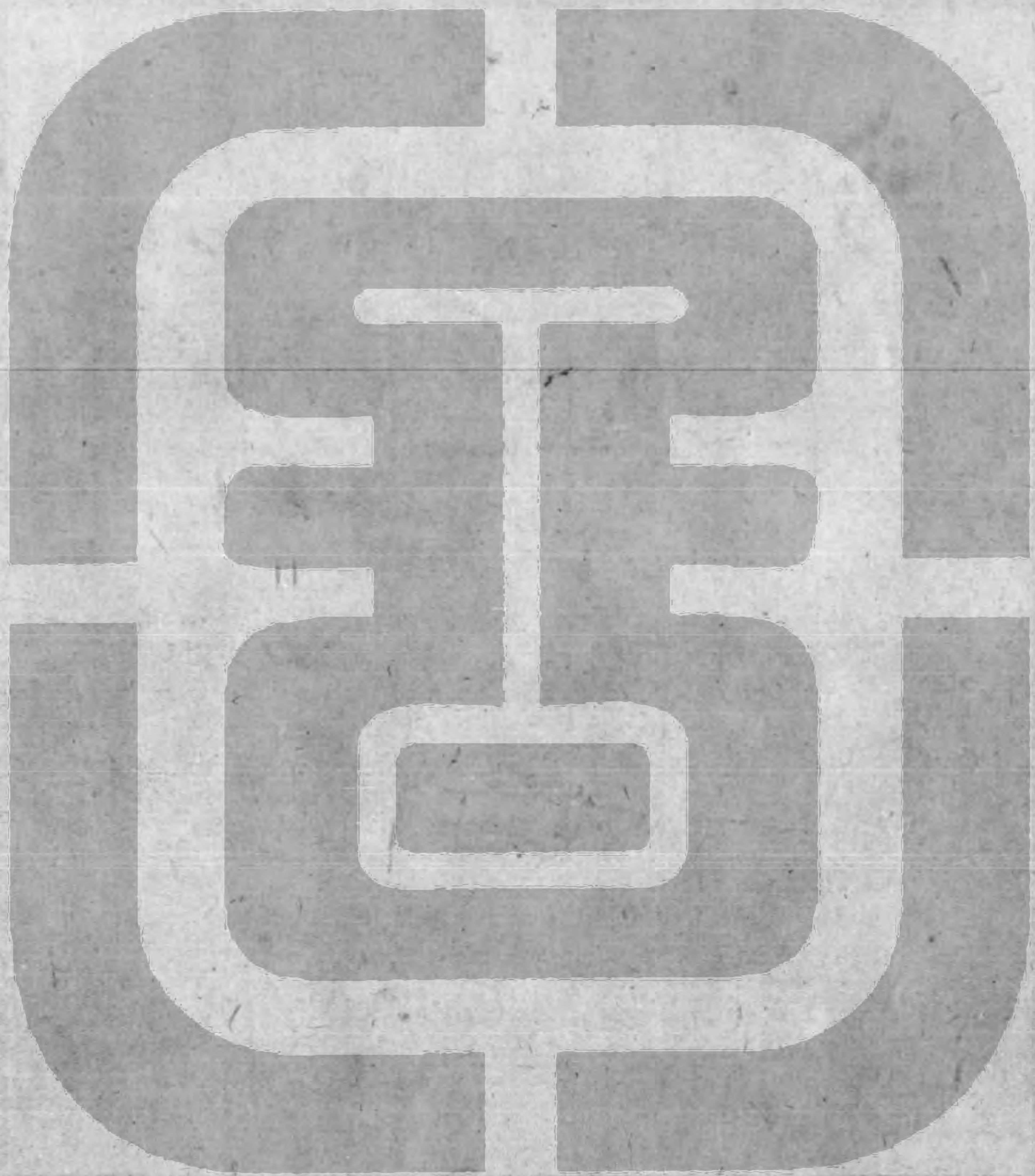
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吃了去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瑯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寔未睡着不過是故意妝睡引寶玉來惱他頑要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擡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都愿意

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挾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飭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塞在褥子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嬖嬖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鍾來拜寶玉忙接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品也都歡

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裡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稟知他父親他父親秦邦葉現任營繕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邦葉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溫習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現今之老儒秦

鍾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
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兒子的終身大事說
不得東併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帶了秦鍾到
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塾中鬧事
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回終



68/
1-2